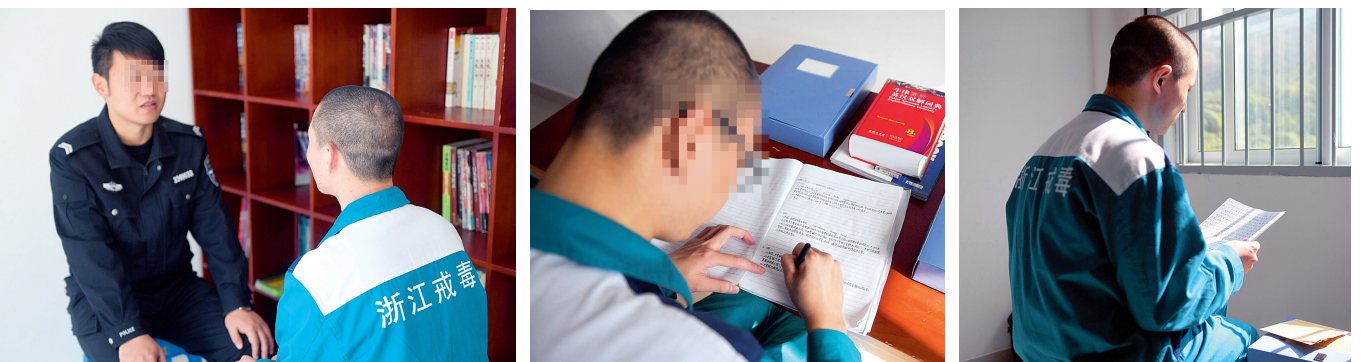


与3名艾滋病戒毒人员对话： 如果不幸染上艾滋病，决不能“求助”另一个魔鬼

本报记者 潘旭萍 陈立波 通讯员 陈曙光

艾滋病和毒品，在现实中往往如影随形。很多艾滋病人会通过吸食毒品来逃避恐惧，试图在一团团白雾中找到“安全感”。

今年12月1日是第31个“世界艾滋病日”。昨日，记者来到浙江省余杭强制隔离戒毒所，与3名年轻的艾滋病戒毒人员对话。曾经的他们，接受过高等教育，也拥有体面的工作，但就在走错一步后，陷入了无法挣脱的泥潭。



“优质男生”的堕落

戒毒所内，阳光透过窗户照在黄志明的脸上，世界地理、世界历史，他已经写了厚厚一叠讲义。今天他要讲的课是《时事热点，世界机构与组织》，站在讲台上的他，也是一名正在接受强制隔离戒毒的“瘾君子”。

黄志明从小就是那种“别人家的孩子”，成绩优异，同济大学毕业后顺利进入了世界前10强的公司上班。但如今的他身患艾滋病，还有两三年的吸毒史。今年2月，24岁的他在杭州警方的一次例行毒品检测中再次落网，随即被送到戒毒所接受强制隔离戒毒。

他是个“男同”，而悲剧是从他在KTV里认识了一群“新朋友”后开始的，那年他大二。

上海的夜生活很丰富，在“新朋友”的引诱下，黄志明经不住诱惑接触了毒品。当年的寒假，他开始发高烧，身上接连起红疹，去医院一查：HIV呈阳性——应该是半年前的一次高危性行为所致。

短暂治疗后，黄志明对外宣称自己得了一场大病，然后趁着一个去日本留学的机会，断了与国内毒友的一切联系。在这一年里，他又做回了“乖学生”，只是他变得敏感脆弱，一旦有人问及那场大病，便会怒目而视。

噩梦并没有结束。回国后，他在“朋

友”的劝说下，再次接触了毒品。工作后，他甚至学会了从一个人的精神状态、身上残留的“毒味”中寻找“同类”，并时不时相约在周末的夜晚“一起放松”。然而，短暂的快感之后，是长时间的萎靡。当时，他已经离不开毒品。

现在，他每个月都会和家里人通话，从来没有像这样珍惜过这短短5分钟的亲情电话。曾经心怀抱负的他，只想出去后留在老家，常伴父母身边。

“我不可以改变生命的长度，却可以拓展生命的宽度。剩余的人生，我也要发出更强的光和热。”他说。

辛苦的“双面人生”

“白天我是一名房地产企划，夜晚我就沉醉在吸食毒品的快感中。”今年32岁的李锐，已经过了7年的“双面人生”。

4年前，李锐在一场体检中测出HIV呈阳性。独立、要强的个性，让他将这个秘密深埋心底，直到今天，家人和朋友也不知情。至于病毒是什么时候悄悄潜入他的身体，李锐回想不起来。

努力维持现状，是李锐这4年里干的最辛苦的一件事。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必须终身服药，每三个月就要到疾控中心复检。一个人偷偷去复检，谨慎地撕掉抗艾药上的标签，再装进隐秘的小药盒中……这些事，他都做得很好，只是内心的煎熬逃

不过。李锐说，他每天早上4点就醒了，只是假装睡着，等到8点闹钟响才起来，因为不想面对现实。

生活中，他靠着毒品麻痹神经。终于，在第三次被检测出尿检呈阳性后，他被送进了戒毒所。自己的“丑事”，再也瞒不住远在四川的家人。“你怎么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？”电话那头母亲的话，犹如一根针刺在李锐心头。阵痛过后，是抹不去的愧疚感。

进入戒毒所后，李锐让好友带来了以前的照片，时不时拿出来看几眼，告诉自己要记住以前的样子，绝不能继续堕落。如今，渴望自由生活的心，支撑着他度过每一天。“每天上课学点知识，平时还能看看余秋雨、村上春树的书，挺好的。”

不要害怕，等你回来

从2010年开始，姜陌每年都会义务献血，直到2015年，他再也没有办法继续做这项光荣的事——他被检测出了血液的HIV呈阳性。“当时那感觉，就好像小猫在地上拉了泡屎，很想耙一点土来盖住。”现在的姜陌已经学会笑着打趣，但彼时的他，却选择了用毒品来掩盖患病的恐惧。

与很多专业医生交流后，姜陌才得知，艾滋病并没有想象中的可怕，只要治疗及时，也能活到老。放下了这块大石头后，他却发现毒瘾已经深深地心里扎了根。

2017年的冬天，姜陌被抓了。母亲知道他吸毒后，便提出要来宁波一起住，平时好管着他。“但就在我妈想来管管我的时候，我却因为半年内2次被尿检出呈阳性，在我妈的眼皮底下被带走了。”

强制隔离戒毒2年，这让姜陌有些措手不及，他的手上还有很多公司的项目没来得及交接。“幸亏戒毒所民警帮忙，同意我把事情都顺利交接了，这才能安心完成2年的戒治。”他开始正视过去，也在这个时候，他主动向家人朋友坦白了自己感染艾滋病的事实。“不要害怕，好好活着，等你回来。”透过薄薄的信纸，姜陌感受到了来自家人的爱，“是家人、朋友透过病魔将我紧紧拥抱”。

“我不知道未来的人生会是什么颜色，但我想黑夜总能被温暖点亮。”姜陌说。

新闻链接：

及时用药， 艾滋病患者就能正常生活

目前，我省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因病死亡率从2005年的14.47%降至2017年的1.5%，截至今年10月，我省存活的艾滋病患者共有26575人。艾滋病主要通过性接触、血液和母婴传播，其中，性接触为主要传播途径，新报告病例中，性接触传播占97.5%，其中异性传播占59.1%，同性传播占38.4%。

在戒毒所里，记者见到的艾滋病戒毒人员，看起来身体状况都良好。帮教民警告诉记者，如果不幸感染了艾滋病病毒，72小时内服用阻断药可以及时阻断病毒。如果没有及时用药，坚持使用抗逆转录病毒疗法（ART），也能最大程度地减缓病情的发展，患者可以正常生活。目前我省“母婴阻断”的技术愈发成熟，父母感染艾滋病病毒后，通过技术手段，能有效阻止生下的孩子感染病毒。

“最需要警惕的还是大学生群体，很多年轻男女缺乏辨别能力，被人诱骗的不在少数。”帮教民警提醒，如果真不幸染上了艾滋病病毒，也不要消沉，更不要吸食毒品，“这才是一条不归路”。

（三名采访对象均为化名。）

项目完工5年后，一群“工人”拿着借条告老板 柯桥警方步步追查，揭开虚假诉讼真相

通讯员 朱敏锐

绍兴市柯桥区的一家建筑公司可以说麻烦不断，在输了一场官司后，接连收到法院传票，成了“拖欠工资”的“老赖”。然而警方介入后，发现这件事情并不简单。近日，绍兴市柯桥公安分局经侦大队破获了这起虚假诉讼案。

事情要从第一场官司说起。原告李某龙称，自己2013年曾在该公司负责的宁波某工程项目工作，并出具了项目部开具的加盖公章的欠条。由于时间久远、人员变动等原因，欠条真伪一时难辨，加上被告拿不出有力的反驳证据，法院判决公司败诉，

支付李某龙5万余元。

就在执行完法院判决后，该公司没多久便再次惹上了官司：又有6人先后拿着欠条将该公司告上了法庭。由于李某龙和上述6人均为安徽利辛县人，且聘请的代理律师是同一人，种种异常让该公司觉得蹊跷，于是向柯桥警方反映了情况。

该公司承揽的宁波工程项目部，在竣工验收后解散，现在再要调查困难重重。警方辗转找到了项目部负责人梁某及工地现场管理人员李某。对于此事，两人各执一词，梁某不置可否，而李某则表示确有其事。

随后，民警对几名原告的背景进行了

调查。原告均自述2013年7月至年底在宁波项目部工作，警方调查发现，涉案的多名原告当时并不在宁波，有些甚至从没去过宁波。其中，原告武某2013年间并没有在宁波的暂住记录，2010年他因抢劫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多，直至2013年8月才释放；而原告王某，2013年一整年都在义乌工作生活。警方由此怀疑，李某龙和6人可能涉嫌虚假诉讼。

随后，民警在安徽找到了原告武某。武某交代，工资欠条纯属于虚乌有，自己是受朋友李某龙之托，对方告诉他已亲戚有笔工资欠款要不回来，希望他代替亲戚，拿着工资欠条上法院打官司。

警方再次找到宁波项目部管理人员李某等人，真相最终浮出水面。原来，在项目部期间，负责人梁某与李某在工程款项上有一些经济纠纷，当时梁某给李某打了一张30余万元的欠条，但一直久拖不付。见要不到钱，李某便把亲友们找来，伪造了7张项目部出具的加盖公章的欠条，聘请律师打官司。为了试试管不管用，他先让外甥李某龙拿着欠条将建筑公司告上了法院。见李某龙胜诉，李某又让其余6人分别起诉。

因涉嫌虚假诉讼，目前，李某等人已被采取强制措施，未来将面临刑责。